

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by CONAN DOYLE

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

冒险史

上

[英] 柯南道尔 著
俞步凡 译



Sherlock Holmes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Adventures of
Sherlock Holmes

冒险史

上

[英] 柯南道尔 著

by CONAN DOYLE

俞步凡 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目 录(上册)

波希米亚丑闻	1
身份案	48
红发会	79
波斯康谷迷案	122
五颗橘核	165
歪脸男人	199

波希米亚丑闻^{*}



对于这女子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一说起来始终尊称她是“女俊杰”，却很少用别的称谓。在福尔摩斯眼里，她才貌卓绝，无与伦比，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性。那倒不是福尔摩斯对这位艾琳·阿德勒情有所钟；福尔摩斯的一切感情，特别是这一件事情上的感情，绝对为他冷峻、严谨的心态所排斥，他能如此沉稳，实在令人惊叹。他这个人，我要说是一架不折不扣的机器，是世上绝无仅有的观察研究机、推理分析器。至于谈情说爱，在他心中可惜占不到位置。他无情爱的话语，一有谈及，不是嘲笑就是嗤之以鼻。当然，在这位观察家眼里，情爱之类也是值得称道的——因为非常有利于揭开人们行为动

^{*} 波希米亚(Bohemia)，原为始建于9世纪的欧洲中部一王国，自1526年归属哈布斯堡王朝，于1918年瓦解。波希米亚今为地区名，指捷克西部。波希米亚人素以性格豪放不羁著称。



艾琳·阿德勒

机的面纱。然而他自己,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刑侦专家,不能让这种感情侵入而损害他已练就的极周密严谨的心理素质,否则就是掺进一种不确定因子,会把他精心推理的成果全部蒙上一层迷雾。即使精密器件中掉进了沙粒,或者他的哪一片高倍放大镜裂了缝,也都比不上在他这样的性格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动所起的扰乱作用。然而,确实有一位女子是例外,那就是已故的艾琳·阿德勒,只有这位女子给他留下了迷惘惆怅的回忆。

近来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。我一结婚,就和他分开了。自己有了家,平生第一次尝到主宰生活的甜头,使我全身心沉浸在家庭的无穷乐趣与美满幸福之中,家庭生活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。而福尔摩斯,他那波希米亚式的豪放性格,不为世俗社会的陈规陋习所羁,依旧住在贝克街那所旧房子里,埋头于旧书堆中。他是这个星期用了可卡因,下个星期则是干劲十足,如此交替,不是耽溺于药物麻醉昏昏沉沉,就是精力旺盛忘我地投入工作。他一如既往,仍旧醉心于刑事案件的研究,用他非凡的才能和洞察力追踪案件线索,探悉那些难解之谜,使官厅警方无力侦破而被悬起的疑案都一一得到解决。我不时有闻他的一些大致工作情况,如关于他受召去敖德萨处理特列波夫谋杀案,关于侦破亨可马利的阿特金森兄弟极为奇怪的惨案,以及最近关于他为荷兰皇室完成得天衣无缝的一桩使命,等等。他的这些行踪与活动,我和别人一样,都只是从报上看到,除此以外,我对这位老朋友和同伴的其他情况就所知不多了。

有一天晚上——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——我出诊回家途中(此时我又重新开业行医),正好走过贝克街。一见那房子,屋门依旧,心头情感便起波澜,勾起我对昔日的回忆,更有《血字的研究》那种悲惨的情节,于是忽然想到应该去看看福尔摩斯,再听他讲讲现在他把自己非凡的智力正倾注于什

么问题。他的房间灯火通明，我抬头观望，看见他那瘦瘦高高的身子侧影在窗帘上掠过两回。他又是在屋里急急地来回走动，头低垂胸前，双手紧握在背后。我是深知他的性情和习惯的人，他的一举一动在我都能捉摸其中几分缘故。他是又在工作了。他已从药性的梦境中觉醒，又在亢奋地追寻探索什么新的问题。我拉了门铃，被迎进屋，上楼到了我曾经住过的房间。

他的态度并不热情，这倒是很出乎意外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他见了我还是乐意的。他没说什么话，但目光很亲切，伸手示意请我坐。他递过雪茄匣来，又指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气炉，然后站在壁炉前，用他那种特别的神态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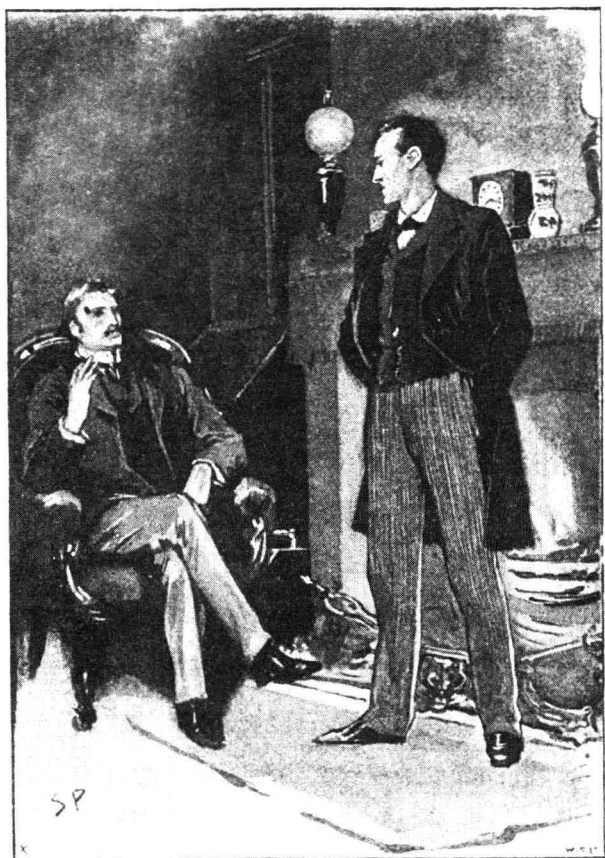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结婚是对的，”他讲话了，“我想，华生，上次和你见面以后，你现在的体重增加了七磅半。”

“七磅！”我回答说。

“没错，我说是七磅多，小事而已，想到随口说说，华生。而且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又开业了吧，你没有跟我说起过你想行医呀。”

“你这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我看得出，推断得出，所以还知道你最近遭雨淋过。你有一个笨手笨脚、粗心大意的小女佣，对吗？”



他递过雪茄匣来，然后站在壁炉前，看着我。

“我亲爱的福尔摩斯，”我说道，“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你要是早生几个世纪，一定要遭火刑烧死。一点没错，我星期四到乡下走了一趟，回家时一路淋雨，浑身湿透。可是我已经换掉衣服，真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推断知道呢！说到玛丽·简，她简直是无可救药，我妻子把她辞掉了。可是这件事，我也不知你从何知道！”

他在暗自好笑，搓着一双细长灵敏的手。

“这个其实简单不过，”他说，“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左脚鞋子的里侧，火光正照亮着看得清楚，皮革上有六道几乎是平行的划痕。很明显，这是有人十分粗心大意刮出来的，是为了刮掉鞋底边沿沾上的泥。由此可知，我得出了双重的结论。一是，你在雨天外出了；二是，这是个标志，伦敦小女佣大多是这副模样，粗手粗脚地擦鞋，刮出了裂痕。至于你开业行医，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位颇有点派头的先生走进我的屋里来，身上带着碘溴味，他的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斑点，他的大礼帽右边有鼓起的一块，表明是戴听诊器戴出来的，这就行了，我要是还不能宣告他是位开业医生，而且医务繁忙，那我不成了个笨蛋了吗！”

他解释他的推理过程原来是如此简单明了，我不禁笑出声。“我听你讲的理由，”我说，“事情总是变得那么简单，简单得可笑，我觉得，让我自己来推论也不难。虽说每

逢你的推论到了接下去的一步，我却又糊涂了，非得又要你把全过程解释清楚，但我还是自信我的眼力不会比你差多少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”他回答说，点上一枝雪茄，身子往扶手椅沉沉一坐，“问题在于，你只是看，但是没有观察，这两者大有差别。比如说吧，这儿的楼梯你常看在眼里，一级一级，从门厅一级一级走到这个房间。”

“常常看在眼里呀。”

“看了多少次了？”

“那，总有好几百次吧。”

“有多少级呢？”

“多少级？这我不知道。”

“这就是嘛！你没有观察，虽说眼睛是看见的。这就是我的要点所在。告诉你，我知道，有十七级。这就是我既是看见，还观察来着。再顺便说说，既然对我那类小问题你有兴趣，还承蒙你把我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经验记录了下来，这个你或许也会感兴趣。”他把一直摊开在桌上的一张粉红色厚信纸扔给了我。

“刚才一班邮差送到，”他说，“你念一念，大声点。”

信笺上没有日期，也没有签名和地址，我照着念：

“今晚七点三刻将有客造访，系紧急要事须请教阁下为荷。阁下于近期为欧洲某王室竭诚尽力之大作为，昭示无论何等事至大至难而不可言喻者，委托阁下承办则足可信赖，必迎刃而解无虞。汝之事迹广布四方，吾等亦有所闻。万望屈尊府上等候；来者若戴有面具，请勿介意是幸。”

“这倒是件很神秘的事，”我说，“你想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我还没有根据。在没有获得根据之前就妄加推测，那是最大的错误。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曲解事实来迎合理论，而不是将理论由事实来检验。但是，就凭这一张纸条本身，你能不能推理出一些什么问题来呢？”

我细心地审视笔迹和已写上字的这张纸头。

“写这么张条子的，大概是个富人。”我说，竭力模仿我同伴的推理方法，“这种纸每一沓没有半个克朗^①买不到，纸质特别坚韧挺括。”

“特别——一语中的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这纸，绝非英国所产。拿到亮光里照照看。”

^① 克朗(crown)，英国旧制5先令硬币。



我细心地审视笔迹和已写上字的这张纸头。

我对光一照，从纸的纹理中发现有几个字母，一个大 E，旁边一个小 g，一个 P，还有一个大 G 同一个小 t。

“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那是造纸商的名字，毫无疑问。或者，更准确点说就是

字母花押。”

“完全不是。G 加上个小 t，是代表 Gesellschaft，是德文的‘公司’，习惯上的缩略语，如同我们的 Co.；P，很明显，就是 Papier‘纸’；现在来看 Eg，让我们查一下《大陆地名词典》。”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棕色封面的大部头书，“Eglow，Eglonitz——好，有了，Egria。这个地方，是个德语国家，在波希米亚，离卡尔斯巴德^①不远。‘因华伦斯坦^②卒于该地而闻名，亦以玻璃厂及造纸厂林立而著称。’哈哈，来个正着！你看出什么意思了吗？”他两眼闪着光，吸一口雪茄，喷出大大的蓝烟圈，表示旗开得胜。

“这是波希米亚造的纸。”我说。

“完全正确。写这张纸条的人，是个德国人。你该注意这个句子结构特别——‘汝之事迹广布四方，吾等亦有所闻。’法国人、俄国人都不会是这种写法。只有德国人，他们用动词才会如此无礼。所以，现在要找找原因，这个德国人为什么要用波希米亚纸来写字条，为什么还要戴个面具，把真面目掩盖起来。呵，来了，要是我没弄错，果真是他的话，我们的疑团就要解开了。”

^① 卡尔斯巴德(Carlsbad)，即卡罗维发利(Karlovy Vary)，捷克西北部城市。

^② 华伦斯坦(Wallenstein, 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, 1583—1634)，神圣罗马帝国统帅，军功卓著，后被刺杀。

随着他的话，立刻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，接着是马车轮子擦着街道镶边石的嘎嘎声，随后是急促的门铃声。福尔摩斯打了个呼哨。

“听声音是两匹马，”他说，“没错，”他到窗口瞥了一眼，接着说，“小巧精致的有篷四轮马车，两匹马也够漂亮，一匹就值一百五十基尼^①。这可是件赚钱的案子，华生，来者只要是他，就错不了。”

“我想我还是走的好，福尔摩斯。”

“别走，医生，你就待在这儿。你这位鲍斯韦尔^②，我怎么能少得了！这桩事肯定很有意思，你错过了岂不可惜！”

“可是你的委托人——”

“别管他，是我需要你帮点忙，恐怕他也需要。噢，来了。就那张椅子上坐吧，医生，好好看着点儿，多加关照。”

听得一个人沉稳的脚步声，上了楼梯，来到过道，在门外停住，接着是几下稳重的敲门声。

“进来！”福尔摩斯说。

来人进门，堂堂六英尺六的一个男子汉，虎背熊腰，魁伟

^① 几尼(guinea)，英国金币，1813 年停止流通，后仅指等于 21 先令即 1.05 英镑的币值单位。

^② 鲍斯韦尔(Boswell, James, 1740—1795)，苏格兰作家，曾为辞书家、作家塞缪尔·约翰逊(Samuel Johnson)写传记，遂被作为文学助手的代名词。



堂堂六英尺六的一个男子汉。

有如赫拉克勒斯^①。他衣着华丽，那富丽堂皇的样子，在英国这块土地上不免已显俗气；袖子和双排纽扣上衣前襟的开衩处，镶有宽条阿斯特拉罕羔羊皮；披一件深蓝色大氅，用猩红色丝绸做衬里，一颗闪亮的蓝宝石饰针别在领口；脚穿一双高齐腿肚的靴子，靴口露着深棕色的毛皮，如此从头到脚炫耀着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派头。一顶宽边礼帽拿在手中，戴一只黑色面具将脸的上半部遮住。这面具是刚刚戴上的，因为他进屋的时候还用手扶着。从他下半部的脸看，紧抿的厚嘴唇，长长的直下巴，像是一个性格坚毅果断而近乎迂顽固执的人。

“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”他问道，嗓子深沉、沙哑，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，“我是告诉你我要来拜访。”他的眼睛在朝我们两人看来看去，好像摸不准该向哪一个先招呼。

“请坐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这位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，华生医生。我办案子，常常少不了靠他大力帮助。请问我该怎么样称呼您？”

“你可以称呼我冯·克拉姆伯爵，我是波希米亚贵族。我想这位先生，你的朋友，是位值得尊重的十分谨慎的人。对于这桩极其重要的事我应该可以信赖他，否则还是只和你单独

① 赫拉克勒斯(Hercules)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。

谈为好。”

我站起身来要走，福尔摩斯却抓住我手腕，把我按回到椅子上。“要谈跟我们两个一起谈，要么就不谈。”他说，“在这位先生面前，您和我谈什么都可以，尽管放心。”

伯爵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。“那么，我先得申明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两位在两年之内务必绝对保密，两年之后这桩事就无关紧要了。目前，这件事情之重大将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历史，我这么说绝非言过其实。”

“我保证遵守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我也能保证。”

“请原谅我戴着面具，”我们这位不寻常的访客继续说道，“派我前来的贵人不希望你们知道我这个代理人是谁。所以，我这就得申明，我刚才自己介绍的并不是我真实的名字。”

“我已经感觉出来了。”福尔摩斯淡淡地说。

“情况很严重，很棘手，必须采取一切防范措施，尽力不使事态扩散酿成一件大丑闻，以免欧洲一个王族遭到严重损伤。挑明了讲，事关波希米亚世袭国王伟大的奥姆斯坦因王室。”

“我也觉察到了。”福尔摩斯轻轻说道，落座扶手椅上，闭起了双眼。

在来客的心目中，福尔摩斯无疑一直是被当作全欧洲推理能力最强、办案精力最充沛的侦探，这时对他无精打采的